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七十回 彭欽差私訪北新莊 劉德太調兵剿惡賊

話說彭公輻至新保安，有二府同知法福理前來迎接大人，請了安說：「請大人至公館歇息。」彭公一擺手，叫他起來，下去頭前帶路。彭公輻離保安不遠，忽聽那邊有人喊：「冤枉哪！」彭公聽了說：「把告狀之人帶至公館發落，不准難為他。」家人過去說：「你別嚷了！跟著走吧，大人吩咐到公館之內發落。」

告狀人便跟在輻後。彭公一進街頭，聽前面放了三聲大炮。路北裡是公館。彭公到了大門下輻，進了公館。本處文武官員齊來參謁大人。彭公皆一一見過，問了些地土民情之事。眾人下去，叫家人擺上酒筵，高源、劉芳二人齊來給大人請安。彭公說：「你二人下去吃飯，少時帶上告狀的人來，我要細細審問於他。」劉芳正要下去，大人問道：「徐勝哪裡去了？」劉芳說：「他在半路上遇見偷他馬的人，趕下去了，隨後就來。」

少時，彭公用完飯，便叫保安的三班人役伺候！不多時，法福理帶著三班人役，來給大人請安。彭公吩咐帶上喊冤的人來！下面當差的帶上一人，跪在堂下。彭公說：「你抬起頭來。」

那人把頭抬起，彭公一看此人，年在二十以外，面龐微白，四方臉，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身穿藍布大褂，內襯白布褂褲，藍布套褲，青布雙梁鞋，五官端方，面帶慈善之相。彭公問：

「你是哪裡人，多大年紀，有何冤枉之事，細細說明。」那人說：「小人姓劉名鳳岐，今年二十六歲，在昌平州城裡作糧行生理，家住這保安東關外。家有老母，五十九歲。小人妻子周氏，與我同年。四月初二日，因我母親會收生，被北新莊皇糧莊頭花得雨的管家花珍珠，請去收生洗小孩，一日未歸。次日花珍珠送我母親回來，我母親見家門大開，進去一瞧，我妻周氏咽喉內有鋼剪一把，躺在地下，正是刺傷身死。我母喊叫鄰右人等，知會地方官人，報官相驗。又給我送信，叫我回家。」

及到當官，老爺只叫我把死屍葬埋，並不見拿獲凶身。小人連到衙門催了幾次，這裡同知老爺並不在意。小人念妻子結髮之情，被人所害，因聽人說大人秦鏡高懸，斗膽冒犯虎威，求大人格外施恩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可有呈狀？」劉鳳岐說：「有呈狀，請大人過目。」說著，呈上一紙呈狀，上寫：具呈人劉鳳岐，年二十六歲，係保安州人。呈為無故被殺，含冤難明事。竊身遠在昌平州糧行生理，家有老母與妻周氏，在家度日。身母會收生洗小兒，於四月初二日被北新莊皇糧莊頭花得雨的家人花珍珠接去收生，留我妻看家。身母住在花家一夜，花珍珠之妻並未生養，說不到日期。次日花宅送我母親歸家，至家見大門大開，下車入內，瞧見我妻周氏被鋼剪刺傷咽喉身死。身母喊冤，稟官相驗。我歸家一見，慘不忍看。稟官催獲兇犯，至今未獲。

我念結髮之情，妻子無故被殺，因此斗膽冒犯虎威，惟有叩懇大人秦鏡高懸，拿獲兇犯，與小人辨此冤抑，伏乞洞鑒！

彭公看罷，說：「你下去，明日來此聽審。」又叫法福理傳花珍珠明日到案聽審。法福理答應下去。

次日早飯後，法福理帶著花珍珠來見大人。彭公問道：「劉

鳳岐來了沒有？」家人答應說：「來了。」彭公說：「帶上來！」

彭升等出去，不多時帶了劉鳳岐上來，跪於堂下。彭公瞧那花珍珠，俊品人物，白淨面皮，身穿細毛藍布大褂，白襪青雲鞋。

彭公問道：「你叫花珍珠？」下面答應說：「是！」彭公說：「劉鳳岐之妻無故被殺，你可知情？」花珍珠說：「奴才不知。」彭公一拍驚堂木，說：「你這斷作何詭計？與何人合謀勾串？據實說來！」花珍珠說：「我本是給人家當奴才的，家中妻子孫氏，懷中有孕，就是這幾天生養。我請劉媽媽收生，一夜我並未離開她。她家媳婦被殺，小人如何知情？倘老爺不信，問劉鳳岐的母親便知。」彭公說：「劉鳳岐，把你母親叫來。」下面答應下去。不多時，已把劉媽媽帶來，跪在下面。彭公問道：「你被花珍珠請去，是給誰收生的？」劉媽媽說：「是給花珍珠妻孫氏。我到他家，一夜未睡，花珍珠也伺候著鬧了一夜，並未生養。次日一早送我回來，就瞧見我兒媳婦被殺。這是以往實情，求老爺作主，替我們拿獲兇犯，報仇雪恨！」彭公聽罷，心想：這件事倒也無處追問，便吩咐全帶下去，叫劉鳳岐明日聽審，花珍珠釋放無事。

彭公思想此事，不覺伏桌睡著。迷迷糊糊，似睡非睡，忽見從外面進來一人，並非今時打扮，頭戴斗笠，身穿土色逍遙氅，腰繫絲絛，足下白襪雲鞋，面如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一部白鬚鬚。見了彭公，點了點頭，站在西邊。接著外面又進來一位，古時官員打扮，頭戴烏紗帽，身穿紅蟒袍，腰圍玉帶，足登官鞋，四方臉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五絡黑鬚鬚飄灑胸前。他與先前進來的那位老人，向著大人說：「星君不必為難，要問劉鳳岐之妻被何人殺死，我二人已把鬼魂帶來，請星君一問便知。」彭公問道：「你二位是哪裡來的？」戴烏紗帽的說：「吾乃本處城隍司。」老人說：「吾乃本處土谷神。」彭公說：「可將

女鬼帶上來。」城隍、土地用手往外一指，進來一個女鬼，面皮微白，白中透青，脖項內插著一把鋼剪，身穿藍布衫，青布裙，跪在大人面前說：「冤魂冤枉！」彭公說：「你被何人所害，只管實說，我給你報仇雪恨就是了。」女鬼說：「大人要問害我的人，現在外面，請大人一看便知。」彭公說：「我跟你去。」站起身來，跟至外面，瞧那女鬼不知哪裡去了。忽然一陣怪風，大人緊閉二目，及至風定塵息，開眼一看，只見來到一個花園之內，東西栽種樹木，正北是望月樓三間，樓前有一叢牡丹花，雖是綠葉，無奈枯焦要死。大人說：「可惜這一叢牡丹花要枯死了，天降點雨才好。」正想著，忽然一陣陰雲，下了一陣大雨，把牡丹花全都濕透，頓時開放出幾朵鮮花。彭公看了此花說：「天時人事兩相合，這花等雨，我起了一點求雨的念頭，天就真正降下雨來。」這時，忽然花朵上起了一縷青煙，直撲彭公面來。彭公一急，醒來卻是一夢，天交正午。

彭公說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想這夢中之事，真正奇怪。叫家人要了一碗茶吃了。又想：劉鳳岐的妻子被害，是因花珍珠接他母親收生，才有這段公案。我想此事還必須親自私訪那花得雨是何如人也？這案中事與我夢中事相對，或者此事須是花得雨所為，亦未可定。想罷，說：「彭升，你去把高源、劉芳二人叫進來。」彭升立刻到了外面南屋，說：「高、劉二位老爺，大人叫請你二位。劉芳聽見，說：「是，聽見了！」立刻同高源來至上房，給大人請安說：「大人叫我二人，有何吩咐？」彭公說：「我方才心中悶悶不樂，偶得一夢，你二人給我圓夢。」

大人就把夢中之景細說一遍。高源說：「大人夢見花要雨，忽然得雨，三個字湊成一塊，不就是花得雨麼？」彭公說：「我知道這花得雨乃是裕王府的皇糧莊頭，他也不敢胡為，我不免親身去探訪探訪。劉芳你跟我去，叫高源在家守護公館！」

大人換了便衣，扮作個相面之人，劉芳暗中跟隨。出了公館，往西走有五里，便到了北新莊。瞧這莊外，樹木成林，村東是東西街道。進了村口，往西走有半箭之地，見前面路北有大門一座，門前有上馬石兩塊，東西有龍爪槐樹八株，長得秀茂。彭公打了幾下竹板，心想：人群之中或柳蔭之下，必有閒坐閒談之人，如在一處因話答話，可以探聽些事。這是彭公的本意，可到了這村莊之內，卻並無一人。他走了幾步，才見西面大柳樹下，有二位著棋的老人。彭公走至跟前，說：「二位請了！」那老人說：「請了！」彭公說：「此莊名何？」老人說：「這莊名北新莊，我們這莊內姓花的多，住的一位皇糧莊頭花太爺，就在東邊住。」彭公說：「我聽人說，他要請瞧風水的先生，可是真的嗎？」那老人說：「這倒不知，只是此人的脾氣太大，你進去須要小心點。」彭公說：「請了。」站起身來，往回走了幾步，看見劉芳在路南小酒鋪內坐著吃酒呢。

彭公打了幾下竹板，只見從大門裡面出來一個書童說：「算卦的先生，我們大爺請你去給他看看流年。看好了，必然要給你幾兩銀子的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家莊主姓什麼？」書童說：「姓花，你跟我來吧。」彭公跟童兒進了大門，往東穿過去，別有院落。書童帶彭公進了上房，見東面太師椅子上，坐著一人，大約就是花得雨了。年有三旬以外，面皮微青，凶眉惡目，身穿串綢長衫、藍綢中衣，白襪雲鞋，手托銀水煙壺。他一見彭公進來，連忙站起，倒很謙恭地說：「先生貴姓？」彭公說：「姓十名豆三，號叫雙月。」花得雨聽了，微微一笑說：「你這是何苦哪！我早就知道，尊駕你是查辦大同府的欽差彭大人。」

你來私訪，我與你也無仇恨，何必前來送死？我也不是怕事的人！你一到我村裡，就有人瞧見你了。」彭公一語不發，面龐發紅。只見那花得兩把鎮宅的寶劍摘將下來，一伸手抓住彭公的衣襟，說：「你今日是白來送死的！」照定彭公就是一劍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